

蒙福关爱中心是赵存隆每天活动的去处，也是他精神生活的支柱。（特约骆辉煌摄）



赵存隆擅长做木工，在蒙福关爱中心，他巧手做出板凳、杯垫等用品。（特约骆辉煌摄）



独居的赵存隆，一到日落时分，孤独感就会来袭。（特约骆辉煌摄）

赵存隆：孤独活着比死亡更可怕

每次到“安哥麦克”（uncle Michael）的家，都要等他从门后取下充当门闩的巨型螺丝刀才能打开门。他在直落布兰雅湾一房式租赁组屋生活已经快20年，去年在冲凉房摔倒，左侧小臂上有一大片淤青。

他本名赵存隆，今年70岁，但人们习惯叫他“安哥麦克”。他身材结实，摔跤后表示自己日后会更加小心，但一聊到孤独的话题，他突然情绪激动，“一个人怎么会不孤单？我常常想要跳下去一了百了，我口是心非而已。”相比于孤独死，他更害怕的，原来是孤独地活着。

“但我不会做傻事。我现在每天都去108做义工，周末去教堂，有很多朋友，他们都很关心我。”他所说的“108”是位于武吉宝美路（Bukit Purmei Road）第108座组屋楼下的蒙福关爱（Montfort Care）中心，每天都有很多老人在那里参加活动、听讲座。可是每到日落时分独自回到家中，孤独感就会袭来，让他心神不宁。

与兄弟姐妹关系疏离

童年时代的赵存隆，和父母、四个哥哥、两个姐姐、两个妹妹、一个弟弟住在樟宜村附近的亚答屋。做海员的父亲在他九岁时因病去世，母亲一人靠养猪、养鸡、拿鸡蛋去巴刹卖，以及给人家洗衣服，含辛茹苦地拉扯大10个孩子。和哥哥姐姐们一样，赵存隆读到中二就辍学做工，补贴家用。

“杂货店、电子工厂、木工、清洁工、卖甜饼，我什么都干过，当兵的时候还是厨师。”安哥麦克说：“我的兴趣是卖吃的和当清洁工，因为我喜欢干干净净。最后一份工是卖甜饼，做到2017年底才退休。”

此前，赵存隆和母亲住在裕廊西组屋，从来没有和母亲分开过，2005年母亲过世后，赵存隆才搬到直落布兰雅湾独自居住。

“母亲走后，兄弟姐妹之间最后一点情谊也就散了。”赵存隆说：“小时候哥哥们对我很好，但长大结婚了，老婆才是最重要的，慢慢地我们都不联系了。”

52岁时，赵存隆在教会朋友的介绍下结婚，可惜因妻子娘家的问题，两人的婚姻最后破裂。那段时间，赵存隆的情绪异常低落，所幸社工每个月都会去看望他，在蒙福关爱中心，他总算找到精神的支柱，积极参加活动，以排遣内心的寂寞。

希望住进养老院

赵存隆身体不好，患有糖尿病，也有三高问题。医生每三个月给他开一次药，药费百多元，从保健储蓄户口里扣。每个月，他从公积金户头领取700元作为生活费；额外的立国一代配套津贴，对他帮助也不少。

赵存隆不仅会做木工，手工活也巧得很，家里挂满彩色编珠的黄梨、灯笼等装饰，还有钩针编织的柑桔等。最近他又用珠子编了一头牛，旁边还装了彩灯，他说：“最近电视机坏了，新的还要等一阵子才送来。晚上醒来看看这些亮闪闪的东西，心情会好一点。”

孤身一人，又疾病缠身，赵存隆对“死在家里没人知”这件事，感到害怕。“两年前我楼上有一个男的，才60几岁，冲凉的时候中风倒下……警察来的时候他没穿衣服就被抬走了。所以我跟108的人说，如果你们连续几天没看到我，一定要打电话给我，或者上门来找我。”

赵存隆一直希望能住进养老院，跟很多人同吃同住，就不再需要惧怕孤独死这回事了。早些年，他因为年龄不足，申请失败；现在，他打算再试一次。